

咽喉处下刀

王阳明心传

汪少炎 /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咽喉处下刀

王阳明心传

汪少炎 /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 北京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咽喉处下刀：王阳明心传/汪少炎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20-7055-9

I. ①咽… II. ①汪… III. ①王守仁（1472-1528）—传记 IV. ①B24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902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5(总编室) 58908433(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2.00元

黑暗没有淹没我，我淹没了黑暗。

——作者题记



王阳明画像

目 录

第一卷 王阳明心传 001

引 子 我心即宇宙 | 003

第一篇 大禹们 | 009

第二篇 何为第一等事 | 014

第三篇 朱熹们 | 020

第四篇 务揽英雄 | 027

第五篇 劝僧还俗 | 033

第六篇 刘瑾们 | 039

第七篇 吾惟俟命而已 | 045

第八篇 鹰 | 051

第九篇 知行合一 | 053

第十篇 破心中贼难 | 058

第十一篇 鄱阳湖 | 062

第十二篇 三箭连中 | 066

第十三篇 事上磨练 | 069

第十四篇 天泉证道 | 072

第十五篇 大本大源 | 076

第十六篇 亦复何言 | 079



第二卷 答顾东桥书译解 083

卷首语 咽喉处下刀 | 085

第一篇 答顾东桥书（原文）| 089

第二篇 答顾东桥书（释义）| 102

第三篇 答顾东桥书（译文）| 132

第四篇 阳明治心大略 | 147

1 此心光明 | 147

2 事上炼心 | 149

3 必可学而至 | 150

4 只在心上学 | 151

5 皆涵至理 | 152

6 吾惟俟命而已 | 153

7 圣人处此 | 155

8 苏秦、张仪 | 156

9 一日间 | 157

10 满街都是圣人 | 158

11 知行合一 | 159

12 画蛇添足 | 160

13 治道与治法 | 161

14 不失为圣人之徒 | 162

15 点化山水 | 163

16 思虑纷杂 | 163

17 猫 | 165

18 民吾同胞 | 165

19 人待人 | 166

20 破贼 | 167

21 孔子不是标准 | 168

22 危苦时不废学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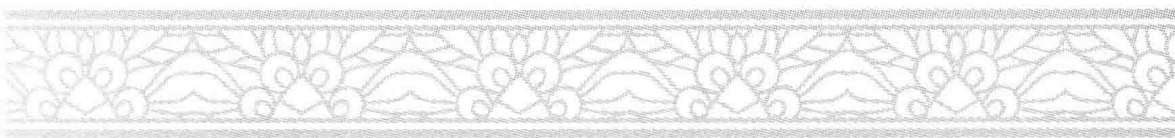
23 致良知 | 169

24 良知	170
25 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	172
26 权势	173
27 政务恹恹	174
28 仕途如烂泥坑	174
29 有无之间	175
30 简易真切	176
31 心外无事	177
32 心外无物	177
33 六经	178
34 一也	179
35 何为第一等事	180
36 《易》	181
第五篇 明史顾璘传	183
第六篇 明史王阳明传	184
附 录 王阳明年谱	191
主要参考书目	194
后 记 王阳明们	195
附 图	203

咽喉处下刀

——第一卷

王阳明心传



我心即宇宙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王阳明《泛海》

生于绍兴，归于绍兴。一生塞北岭南的王阳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思想家？

阳明对山洞情有独钟，就像尼采笔下的那位扎拉图斯特拉，哲学的激情与沉思伴随了他一生，几经磨折之后，他内心深处巨大的能量反而迅速被唤醒、被激起、被激活、被提升，并且被彻底贯注到活生生、血淋淋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被贯注于历史演进与伦理道德的相反相成中，又反手而治。因此，他又超越了那位扎拉图斯特拉：他以自己的事功证明了自己的思想，并且证明了即使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日趋堕落，即使政治上的腐败日趋严重，即使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回归内心依然可以自拔于流俗，人心依然可以在烂泥坑里开出洁白的莲花，个体意志依然能够得以自由，而人心永远都比忧患大、比问题大、比事业大。即使身处极端的困境，仍可以开出新的心性来。反题最终走向合题。他以自己追寻理想的一生证明了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堕落，都没有理由无所作为。每一次苦难，都应当是一次更加高远的胸襟开拓与自我超越。每一次打击，都应当孕育一次更加有力的崛起，并且这崛起的



力量中也包含着打击的力量。王阳明生于1472年，逝于1529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经数次濒临绝境。他是幸运的，没有死于政治环境的黑暗，也没有死于地理环境的险恶。他也是强韧的，没有被政治的险恶所埋没，没有被绝望和忧伤所困扰，没有被黑暗所淹没，他总是以光明而辽阔的心胸涉险而过。他的一生仿佛是一部他自己勤加研究的《易》，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明夷到既济，从既济到未济，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生不息。他是大中华文明的产物，也是大历史演进下的作品。他拒绝了任何圣人对人的脑袋的巧取豪夺，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名词游戏与概念偷换。他打破了思想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打破了一个又一个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牢狱。他拒绝把自己的人生变成权力与孔孟思想的跑马场；他拒绝用尊严和自由作筹码来换取权力和财富，然后再用权力和财富来装饰已经丢失的尊严和自由，来享受变质的尊严和自由；他拒绝从一个无耻走向另一个无耻。于是他一次次从打击中崛起，在波澜壮阔的山川日月中，在世路人心的崎岖艰险中，脱颖而出。

他以立志开始人生，以朱熹、佛老作为媒介，以明夷之诗度过放逐之旅，以吾性自足实现龙场悟道，以知行合一作为创立心学的起点，以事上炼心作为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以致良知度过军事政治的危机，以良知统摄平生所学，以光明之心面对死亡。他最终自己成就了自己，黑暗没有主宰他、反而成为他自性光明的使者。

阳明洞见了他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的人们的醉生梦死，在泥淖中挣扎却无力自拔。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面指责他人不道德，一面自己不道德。一面指责他人堕落奢靡，一面自己堕落奢靡。整个社会的风俗日益败落，人们相互伤害却缺乏自省。他想把倒置的本末倒置回来，他知道这需要力量，更需要策略。为此他孜孜以求，为此他不惜以朱熹作为突破口，一战奠定心学的乾坤。

阳明是认真的。他认真读过书，认真做过官；也认真种过地，认真打过仗。他的讲学，他的悟道，他的诗歌，他的一生都贯注着认真。因为他的认真、他的动真格，所以对知行合一的体验也更为深刻。而这个真字，是可以贯通天地人的。通天地人之谓才，这个才是大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吟诗作赋、谈禅抚琴的表象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深知《大学》诚意是根本，所以他没有做人的伪与贻。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他以生以死证明，仅仅是发现自己强大而光明的内心，就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这个宇宙。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这不仅仅是道家的冥想，也是我心的本然。

政治家？

他的思想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关怀，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讲学活动，打破当时已经日渐僵化、真空化的意识形态，打破日益衰落的国家精神、民族意志，恢复原初儒学强健光明、自强不息、自新不已的生命力，通过打破对经典的呆板死守而恢复经典的活力，如同通过天空使雄鹰恢复自由。为此他不惜策略性地反对朱熹，并大胆借用佛家的启悟方法。但是，对意识形态的挑战需要高度的勇气、深度的智慧，这样的大事确实非大政治家不能办。而僵化的、真空化的意识形态又往往促进着道德的虚伪与残忍以及风气的放纵与衰弱。因为虚伪，总是伴随着虚弱与放纵，二者总是互为表里。他曾经短暂停留但终于没有停留在怨与叹上，也没有打脱牙和血肚里吞，更没有去复仇，而是去转化，转化成内心的巨大能量，苦难则成为打开能量大门的钥匙。他深切意识到，所有的革新首先都是人心的革新，首先都是对人的良知的再认同，再发现，再发明，再创造。那才是天行健的自强不息，也是自强不息的生生不息。改造世界的根本，在于改造人心。每一次用兵，都是用心。但他每一次用兵之后推行教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恰好证明了，用兵只是工具，只是恢复人心的工具。教化是本，战争是末，他从没有本末倒置。在他一生所经历的几次战役中，阳明从未失去他的两重性。一边是战争，一边是教化。一边是杀人，一边是救人。一边是武力，一边是文化。他以良知为根本向历史和人性深处赎回了善、还原了善。他以心中花的机锋揭示了良知的两种存在形式：或者如花开，或者如花落。无论人见还是不见。

诗人？

写诗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兴趣爱好，而在山水与世事



之间，田园与教化之间，他则可以随时实现转身，并且毫无挂碍。“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岳曾向囊中收。”他有这样豪放的心胸。“驾风骑气览八极，视此琐屑真浮沤。”他有这样的视野。他十分复杂而又不失赤子之心，仿佛一转身就是一个诗人，一个放浪形骸的隐者与侠客；一转身是一个讲学家，一个因材施教而又平等待人的老师，一个活泼泼的朋友；一转身又是一个灵活无比、狡黠无比的军事家，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我亦爱山仍恋官，政治关怀与山水深情，构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生知己山和水，常相见，常相欢。乐山如故，乐水如新。他建了功、立了业，他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诗歌成为人生本身，二元对立也奇妙地消失了。平生山水最多缘，平生山水已成癖，他的丰富而丰厚的感情世界最终都融化到了山水与诗歌的深美之中。尽管他深知世情，正如他自己在诗里写的：“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浓是险机。”但他还是能够充分欣赏：“溪深几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但他还是多次化险为夷，在险峻的人世间走好了自己的路，在人性的暗礁中没有沉没而是脱颖而出。作为一个诗人，他能飘逸得起来，也能沉静得下去。阳明以其一生很好地演绎了个人建功立业和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教育家？

于危苦时不废学，阳明的一生也是为学不已的一生，讲学不已的一生。讲学在阳明这里成为一种事业，不但是言传，更是身教。不但是因材施教，更是因时施教，因事施教。战争和教化成为实现治道的左右手，而他更看重教化，真正地乐于此道，善于此道。每一次重大的经历都被他转化成讲学的生动案例，他从不凭空而讲，总是有一个事在，事上讲学。在一个向腐败和堕落的深渊挺进的时代里，提倡良知，以至于说法点顽石之头，以至于深入虎穴，以至于以病弱之躯，弯弓搭箭。这一切，无非是在说出一个再简单不过，又被掩埋太久的道理：所有人的良知一直都健在，人完全可以也应当更好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他的教育之道首先在于恢复人心的至善、个体的自由，而不是说教，更不是兜售学问。在一个没有敬畏的时代，他因为有所敬畏而彻底虔诚。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他因为忠实于理想而使理想成为信仰。他因为自己的敬畏与信仰而成

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他的讲学活动也有了传道的意义。阳明有一种讲学癖的自喜，他是大教育家，也乐于此道。而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天性的尊重以及顺势而为，活泼而且幽默，渗透着鸢飞鱼跃的灵气。

军事家？

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一生以成圣为目标的他，在军事活动中，却诡诈无比，他注解的《孙子兵法》简单明了，直取要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用兵实践充分证明了他对《孙子兵法》的运用甚至超越孙子本人，以至于当时就有人以霸儒视之。但他那兵不厌诈的谋略背后是对学问大业、对人生志事的真诚，看到这一点才能看到他在军事上胜利的本质。且他早年的梦想与晚年的归宿都与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相联系，一个真正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哲人，因为一个“真”字而贯通无碍。兵权之剑倚在心学之侧，并且相得益彰。

书法家？

从他留下的书法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豪杰的风骨，诗人的气质，山水的风度。自由洒脱，简约利落。凤翥龙蟠，高雅沉着。有举重若轻的狂放，有收放自如的洒脱，更有一种感悟与转化人生的美感贯注其中。

他集数种身份于一身，而有些身份在大多数人看来是相反的，只是在他身上却是完美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性格上的单纯与复杂，坦诚与权变，活泼与深沉，严肃与幽默，深情与旷达，沉溺与超脱，专注与超越，调和成一种难以总体描述的颜色。这种颜色的丰富性里始终贯穿着一种天真地对自由的热爱，无论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还是诗人、书法家、教育家、艺术家，都是如此。在他的身上没有那种道学的假正经，却不乏活泼与天真，甚至狡黠。

他是以狂者的胸襟、豪杰的手段来做圣贤的事业。

在阳明寻常的身躯里，跳动着一颗活泼的心，一颗自由的心，一颗辽阔的心，一颗光明的心，一颗强健的心，一颗生生不息之心。



他的心就是一个宏伟真实的世界，只有这样的心才可能如此绚烂多彩。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一颗心，假如我们愿意去探索、去发现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颗心：“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然而，一定程度的僵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原本的儒学是中国人对自身、对社会、对宇宙思考的产物，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宗教文明的人本主义文明，强调人的价值乃是文明的中心和立身之基。但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早已被历代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权力的需要而改造得面目全非，这种改造有时候完全是一种思想暴力、一种政治权术、一种渔利的方法。权力是检验人性的最好工具。正是如此，才使得儒学变得繁复之上再添繁复、断裂之上再添断裂、阉割之上再添阉割、虚伪之上再添虚伪，儒学的本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这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治铁了心要愚民的最本来面目。

儒学不是戏剧，阳明也不是哈姆雷特。阳明心学追寻儒学的本源，回归了人本主义的故里，在那里是道德基础上的彻底的个人意志自由、是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平等，更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动力。心学，实是为人之学、立人之学、成人之学。所以，答案是，阳明在那里。问题是，我们在何处？赞美有时候也是一种摧毁，阳明不是一日造就的，他有缺点，有过失，自己承认，人们也承认。但是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不灭的。

抱有深刻希望的心，眼睛里总有深邃的光芒。历史的志向应该直指未来，无论未来如何。

然而，阳明并非完人，我们也不需要偶像，更不需要偶像崇拜。知不知道有阳明其人，知不知道有心学其事，赞不赞成心学，赞不赞成阳明，读没读过《传习录》，熟悉不熟悉阳明的生平、阳明的遗迹、阳明的文物，等等，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所谓圣人，更不是阳明本人，而是我们的心，而且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心。

或许，阳明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忘掉阳明，回归内心。

大禹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浙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

——司马迁

历史常常从神话开始，中国有自己的神话，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要述阳明的往事，须先从他故乡的神话和历史开始，从大禹和勾践开始。

大禹作为中国神话的终结者和中国历史的开创者，在经历治水的艰辛并掌握了天下的大权之后葬于会稽山，会稽山成为大禹精神的发散地。大禹和会稽山的因缘就此结下，世世代代相传不衰。

大禹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夏王朝，还是一个体系，一个集神话和历史、地理和人心、治水和征战、政治和道德、法律和制度于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

而大禹的一切都起源于治水。遍布九州，都有禹的踪迹。凡有水患处，人们都会想到大禹，大禹成为治水象征。这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是传说；一部分是功业，一部分是儒家的附会和美化；一部分是人们已经得到的安定，一部分是人们的美好希望。把一个时代的优点集中于一个关键人物的身上，不始于大禹，黄帝、尧、舜都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性人物、脊梁性人物，总是要有更多的担当，更重的责任，更大的才略，更高的德性，更远的功业。大禹成为王朝统治需要塑造的一位领袖人物，而大禹在治水方面确实